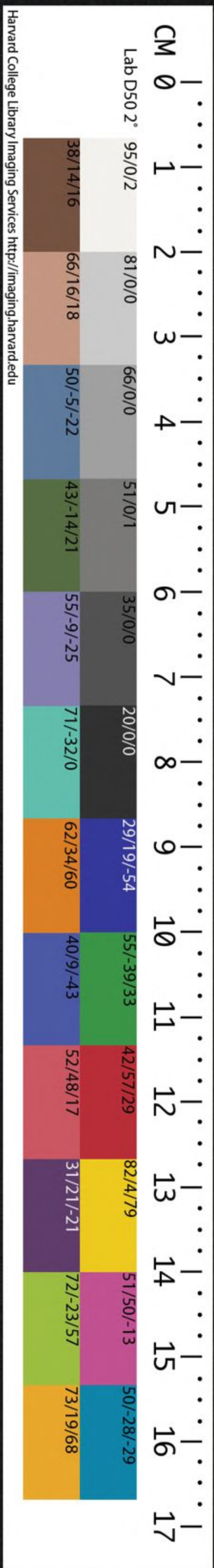


T2574/42386(15)

CHINESE AND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7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七

宋建炎朝 實著

明大舍張

雅

唐紀

昭宗下

韓建奏請王孫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
定勿與兵相攻慮上不聽別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下
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大下親軍盡去
不幾發兵圍十六建殺士一王以謀反稱
昭宗初崩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七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昭宗下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

論昭宗舍河東之吉從董

綱目節錄其

受韓建迫脇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蟲。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扎瘥夭闕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

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媾忌生於屏帷。持于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無詞著誓。

論李克用語
大抵質實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陳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所以爲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質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卽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論昭宗斥逐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

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夫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旣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光化元年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

論李克用之心終君子

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福迫佻倭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意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令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寓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

罕之遂降全忠

論李克用待李罕之不為無失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恥效其所為，是也。而待李罕之，則不為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靳而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之時也。幾會屢失，坐喪境土，由量不廣也。蓋寓為克用謀主，而不力言，何也？寓權與克用侔，朝廷賜予，鄰道賂遺，與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搏

論王搏暗於
度君冒於居
位

綱目全錄其

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
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罪惡貶崖州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
爲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
昭宗之急促消姦變之亟生已爲崔胤所擠置之
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
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
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

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和全忠結婚
而還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
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
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
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爲王鎔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
遠一愚也舍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
鎮晉旣通好勸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

論張澤爲王
鎔謀若智而
愚

綱目全錄其
文

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
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
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
述等會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
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崔胤等請
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士于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
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論昭宗不善處困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

為中外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
在易之困。曰困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劓。則上
下皆揜於陰。為所傷害。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
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
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必不可拯
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焦焦。昧徐說之義。
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
炎火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
樂飲而沈醉也。左右宦官。素有仇敵。伺釁日久。乃

綱目節錄其文

以曩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闕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論李愚失言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爲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憑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闕消散禁衛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

綱目錄其文

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爲不智矣。

反正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李繼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爲軍主也上謂胤扆曰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論昭宗性中而不信人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

於天下事無所不統，况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其請，卽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儂淺，但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自免，况危亂之日乎？

綱目節錄其
文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獻歎，既而潛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爲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

論朱全忠終
始一賊

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爲盜賊，終爲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最其事之美者。收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美者，尚爾自餘，何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訶察盡得胤密謀，上不知覺也。

論人主不讀史之害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爲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爲人祖宗，爲其子孫長慮深計者，宜以爲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爲戒者，不讀史也。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之遐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

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永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

他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太皞之墟，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著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今乃知李巨川所爲，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者誰歟？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幸，非常理也。

克用問幕府以聚衆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

強不由衆。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
兵務農。定亂選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
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則富强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庫見矣。李
克用所咨決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
發。盡用其言。於保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
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
於貴近。不從。寓宜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
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岐華。駐師

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董
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
所在。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爲私橐。以長安
爲公家。使蒲陝連衡。東寇不得西畧。非惟王室奠
居。李氏之霸基安矣。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
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執。敲朴以鞭笞。所
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請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
偓草制。偓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

論人君聽言之要術

姦邪朋黨宛然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纔兩人而茂貞以朋黨目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斥爲輕薄之魁又怒裴樞斥爲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孫志者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

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雖錙銖圭撮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相爲汙已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譖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論韓偓賢者

三年

論韓偓志操
可尙

綱目錄其文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
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
國濱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
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尙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
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
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
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璣諫曰
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汭不聽

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
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荆鄂之間殆
至無人

論成汭貪之
爲害

成汭爲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
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
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
畏朱全忠之命黽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爲聲勢
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徧於
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旣勝且貪向者

勵精為治，撫集彫殘之智，掩然昏蔽，貪之為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泖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寧國節度使田頽，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頽，頽怒，遂有叛志。

田頽求屬池歙，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頽也。然頽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已，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

論楊行密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憤為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高勗戒楊行密漁利，頽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忮之禍，亦可為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為之，或不具而情乃善矣。於是時

論二趙之忠

天祐元年

論崔胤不擇
交不慎始

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

可假非其人爲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爲，旣去位又何繫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疾茂貞耳。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爲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

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爲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衆建諸侯，以夾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

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智多力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隕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詔也。

論敬之一字
道極治原

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糗也。皇泰王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爲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獸。侈于土木。耽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

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恫。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

不常其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
易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
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所以至於
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爲也。當是時、我躬不閱、皇
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小
人之情、非惟全忠不能全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
遠矣。

玄暉選龍武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

起走、史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爲太子、卽
位、全忠聞變、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
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支恭
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
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
欲蓋其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
莫得掩、奚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
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然亂臣賊子、必

爲掩蓋之文于以見良心不忘特爲利欲所蔽也
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人圖之日
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弑君之爲惡是良心
也汲汲圖之爲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
則爲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
間而已可不懼哉爲全忠計者旣下韓建服李茂
貞經理長安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
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旣授亦不容釋矣如
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弑之惡誅討之罪

豈不善乎史大手刃昭宗猶成濟鄧扈樂也致之
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
自以爲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平友恭臨死
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二年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
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
所不快者獨孤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

論柳璨自罹
人殺之禍

論徐溫之言
類仁人君子

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爲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已懼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爲嬉以殺爲儼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彗殆爲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醜夫豈天意故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纔瞬息之頃天事常象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可放還山

論司空圖進退不汙

六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璨徵之卽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龜勉就列安能爲墜笏失儀之狀迹近而意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于世詩未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君

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

議行九錫

論唐文皇不能師堯舜文王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卽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烏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爲雍容不遽者，凡五六年間，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

能蓋其劫脅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蹈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盜一也。全忠其臚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頰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卽日放桀；武勝殷，卽日殺受。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

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後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焉，爲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臣所弑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

王史卷之三十一
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蹈躄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罹戕

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玁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

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天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哉。

後梁紀

太祖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
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

論朱全昱長

心不亡

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杯必以貌詭積而至

於竊國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

也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

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

溫爲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

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色

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

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

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修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温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礪山。安能免乎。此可為有識無斷。臨罟獲。陷穽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温。乃興復唐室。退居潘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宦

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

論李克用甲
於當時方伯

唐既亡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為爵。自漢失之。苟稽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為晉盡力。

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爲唐效死以明志奄
豎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帝卽位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
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
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
何異朱温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恥
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舍

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
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已謀其罪比之温翔猶曰
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
子守光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
其父自稱留後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固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
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温戮
君篡國必容已也温旣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

論蘇循之罪
薄於朱温敬
翔

綱目錄其文

論亂賊所見
相同

以狡黠之資，豈不知瀆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焉。若朱溫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刑，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

論黥面者五
虐之法

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為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為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為？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為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為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司馬通鑑
以成敗論事

而不要義理
之實

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
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
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
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
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
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
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
人心矣。

二年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
如真皆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
假子存顯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
存顯流涕誅之存勗小字亞子

論取異端爲
子之愚

莒人以外孫爲郟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
以邯姬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
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
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
末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

言身節典 卷二十七
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奄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僮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捨攘馳騫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李存勳謀泄則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鄆垂訓之義遠矣以

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溫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爲胤嗣者民斯爲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勳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旣薨潞圍益急存勳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所憚獨先王

論李存勗合
伯禽之事

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卽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法宜書子。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峭。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母。

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立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爲。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奔突。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而存勗於是焉。執衰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夫豈

綱目節錄其

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譏其以喪服從戎，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戒切矣。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盜刺之，入室將舉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

論嚴可求三蔽不作

故佛氏以了死生為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為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人

論徐溫之言類仁人君子

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祝。桓靈之黨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卽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待以客禮。及卽位。以爲右金吾上將軍。友寧

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慚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

論篡弒之賊
不善終

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弑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愬。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忘功失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溫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乃退。

論徐溫賢於
鍾泰章

論晉王不當
救援劉守光

綱目節錄其

三年

論劉知俊不
當託國於岐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
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
父奪位之罪也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
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
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
朱溫所為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
俊懼遂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
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
已終亦必亡而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為水火者晉
也岐蜀豈其疾哉况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
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
而殺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梁之愈哉
鄴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
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
日慎一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

論朱溫貪無
紀極

望十年乎。朱溫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地而壽者，非人身能制壽者之數也。係其稟之有修與短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修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使壽者夭，夭者壽，然則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四年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爲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爲之遣師。德威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國之道疎矣。

論周德威定
難之行不審

綱目錄其文

梁兵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思之，遂退保高邑。」

論晉王不善將將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眾；智不鑿，乃

文 魏目全錄其

乾化元年

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已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論晉王欲伐劉守光為正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

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慮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

二年

論朱全忠據
非所據

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帝以夾寨相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恥。意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詐力信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爲間諜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與。皎厲之智。浸成昏

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祇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歲李思安供饋之闕，貶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州，賜死。

論朱溫以供饋進退刺史與漢武殺長吏不辦者不同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爲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饗餐之醜，直巨盜耳，苟

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修縣、史建塘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蓍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爲比，地中有水爲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

論朱溫爲村
民所逐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掎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爲村民奮鋌。

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十有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儇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

論朱溫窘迫之狀猶昭宗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楊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又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甚乎。其詈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大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三年

友貞起兵誅友珪，卽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歷年號，復稱乾元三年。

均王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弒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曠棄勳舊，自取顛墜，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恥。

論朱友貞子道無負

之事。理必當爲。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爲荒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衍相最貴，蜀王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請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

論潘炕先見宗衍不克負荷

宗猶難之、於建、奚、賁、焉、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避徼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避、殆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炕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鵠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之、軍中大服。

天資英

論晉王天資之英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功、斬張彥之舉、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首而撫其餘、雖叔孫昭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宇內、爲賢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心宗室。

論朱友敬以重瞳而作亂友貞疑兄弟而亡宗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爲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爲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威許，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爲不足信之過也。於友

七年

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王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

論晉王不改黃狄之性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已策非已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

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畧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恥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論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

為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為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為相

論韓延徽不
慎所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儻憂見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

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
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
錢捕博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
先王顧託誓為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
盡人散耳曹大夫人聞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
太夫人公為我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
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
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論張承業可
為內侍師法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
以為內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
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
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
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欲使分過終
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祿者愧
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齋宮之刺故郡之
徙投河之窘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

綱目錄其文

四年

論唐貞觀租庸之法可行

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爲甚。於是。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謠。善爲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敦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徵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

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爲國者。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爲兵。髡平人以俸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

論李存勗不知監秦之失

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卽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爲死耶。待之稍薄。

論晉土居險
微利大將喪
師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擊。謀之旣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怊怊不安。吳漢曰：王有兒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乘勝東襲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

綱目節錄

五年

論徐溫出休兵息民之言

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怠於攻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夫失祖宗所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義之兵，伎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讐恥，義所當為，則一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伎求不義一槩蒙之。

六年

不如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甚。溫議立嗣。或以君當自取為言。溫正色曰。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知詰之篡。其愈幾希。為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吳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

論徐溫名守
臣節實用主

柄

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梁龍德元年

蜀吳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

論張承業有
子房孔明之

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

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韓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綱目節錄其
文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便佞多詐，處直欲以為嗣。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

論晉王志軍
政之本

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賄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嘖一笑尙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婿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孰爲大存勗旣爲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卹焉今不赦文禮而

綱目節錄其
文

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父戒天下之爲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勗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二年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

論晉王先助
劉守光今又
助王都

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都殺之、以郁為帥、則軍政修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終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八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後唐紀

莊宗

後唐同光元年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他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

論唐梁晉漢
君皆常人故
無良弼

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
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
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
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
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
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
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
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
是故唐梁晉漢無良弼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
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
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
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
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
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
持其亡直斲喪唐室爲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歟
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

之友真疎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無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竝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

不厲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倖。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憐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惑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為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感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

梁 論晉非當克 編目錄其文

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為竟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疑非將才無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論莊宗不敢 決於克梁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

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
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
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
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
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矢
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
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矣歟。漢唐之初。其
君臣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
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

通鑑紀事本末

夫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
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
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濟民乎。抑亦
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
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
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
儆戒不忽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讐。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
卿可斷吾首。遂弑之。

論朱友貞授
臣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死社稷，友貞宜卽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旣賜姓通

論莊宗畧於
討賊之典

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汗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綱目全錄其
又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齋

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論莊宗以伶官宮姬之言赦溫韜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宮姬必不以既赦為

綱目全錄其

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論矜伐為害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為善禹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為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今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蔡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楚還轅，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矣。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濟。

文 綱目節錄其

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濱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爲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誚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尙志之士，有自此用。

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弊饌菲。則不以出身房闕。何為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為內外府。

二年

郭崇韜受
藩鎮賂遺為
毀莊宗禍敗

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揚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宮伶宦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為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

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爲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爲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嬖倖僥求，多所推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輩

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論郭崇韜請
立劉后反以
自族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倖倖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族。向使力求赴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

綱目即錄其
文

喜匝曰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爲我屈意行之

論莊宗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爲發陵賊而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已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已者自

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身爲家由國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陷鐵障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鄉而無如之何故曰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已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

綱目節錄其

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乘乘危窘
之及再相杖殺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
宋他人誰敢自保取禍之道也

論張格用意
殺王魯乘為
過

侵奪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
怨以直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
犯有輕重怨有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
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
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

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
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
相責以禮義出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
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乘罪足以死避
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愆於義
無愧於心可也

三年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
而微為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

論莊宗不敬
天之神

家或逆數而盡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以爲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乃晦暗虧傷。宇內慘晦。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淪者。至於五季。固已日轂冥濛。衆星爭曜。而莊宗方且荒于遊

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宦爲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乎。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以小誤。司馬氏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旣久。又復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

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緡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旣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脩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效之人，孟子

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况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脩，安得無

罪貫竟死遠近寃之

論莊宗不食五日為小節殺賢縣令為大不孝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為太后靈駕將發以道澗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澗橋絕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

綱目錄其

逆可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脩其實則緣伶宦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宦譖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為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

貨妓樂遣崇韜及其子延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爲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
況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爲蜀除害，苟能清
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不作，奏凱亟還，讒問何自
而入。乃貪於貨寶，悅於聲伎，父子豐殖，不虞元帥
之疾已。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讒口，不監
鄒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旣貪，崇韜無能
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
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宜盡
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
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
禮又倨。延嗣怒，從襲因譖崇韜欲爲變。且曰：大王寄
身于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閱
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
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爲其讒媚貪黷以亂政乎。忌

李嗣源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餽賂。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況繼岌雖爲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他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耳屬于垣之禍。爲已爲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貨。信讒口耳。知祥若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於帝。庶使上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乘亂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論孟知祥狡黠長而忠實短

四年即天成

帝不許，乃自為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襲等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竝參繼岌軍機。崇韜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意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總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勸繼岌勿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從襲，下令

論任圜李愚不舉參軍機之職

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為謠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勳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委之於命耳。

論李嗣源當以朱守殷之言上奏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屺之罪不治，帝恩厚矣。銜命出覘，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為如何。若曰：心不負天地，禍福委諸命。

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謀作亂，擒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又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饗將士，言其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又，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

論莊宗不敬
蕙德

宗以啟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旣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謔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革，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讀史管見 卷二十八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叛也。當其時為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利。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歟？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為主，車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焚之。

論莊宗才器
有限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為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

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任重大者，負荷爲難。烏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旣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而武皇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卽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旣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他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欹器，滿則覆歟？雖然，裂膚汗

血，冰雨擲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故賊臣

論康延孝以
文爲帝

於晉則殊勳。不在邳彤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郭崇韜之寃。其意則以反爲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爲保身。適足自族。曷若爲朱氏戮力。效死之爲義乎。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畱守張護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

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

繼岌爲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卽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卽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陰謀如此。他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

論李繼岌制
於李從襲

譴也。李愚職事與園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餘不知所終。唐經營大業，與朱溫不同，而享國乃反不及受禍，則無以加。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力，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智力矣。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

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燻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斲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興平，京兆畱守張蘧斷咸陽浮橋。

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使錢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爲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李從襲。莫能可否者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既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錢斷橋。所能過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夫豈李嗣源老於行陳之敵也。故司馬氏考實。雖載張錢斷橋。又載繼岌軍循水浮渡。至渭南爲李從襲所前卻而死。是可信矣。

明宗嗣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真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吏部尚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卽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樞前卽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

而唐臣心不
自安

兩目錄其文

論安重誥志
張憲

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

有司劾奏大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
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
勸進、懷忠狗義、蓋賢者也、明宗卽位、考慎相臣、無
以踰憲矣、乃循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
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非安重誥乎、任園
望實未能及憲、重誥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
誥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其

許之哉。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
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
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
得貢奉。

非真不狗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
不能損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
田獵之爲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
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員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

論唐明宗賢
亦可尚

論百節錄其

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
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二
稅省耗非戒橫歛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守
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
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
爲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
亦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曰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
盡通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以備應對

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論唐明宗質
美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
乃至目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
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
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
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
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有其質不
輔以學尙能爲善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記問
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爲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

二年

論明宗暗與孔子合

書為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為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腐矣。

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子為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云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一

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大小，修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而惴惴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目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孔子合。知經

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無臣
下啟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亦可尙矣是以表而
出之

墓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謚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
身絀國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戾悖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日與優伶戲頰受其批而不耻
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
乎

論莊宗不可
謂莊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但受
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
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
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理尙不當
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效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
鷂並食廩粟甚則糜捐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
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漏及幽壤乃會計數
尺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

論明宗賜告
身可爲後法

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啟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孚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背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

論徐知誥能暫而不能久

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旣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

論明宗不敢誅郭從謙

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筐包

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過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既弒。卽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

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倉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世祖有善可紀，不爲其夷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明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昭儉德之效

明宗卽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畱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

綱目節錄其

三年

論安重誨可
爲後人龜鑑

鎮處之。重誨對以無他。日帝屢言重誨。愠曰。臣累奉無闕。惟樞密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藩鎮。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請畱。賢於專土者遠矣。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已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政

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旨竝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分。若斜封墨制。紛然竝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貴。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為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云然

論許德勳以禍亂之萌泄於敵國

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他人畫計苟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盍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綱目錄其文

四年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論王晏球深合古人用兵之意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

綱目全錄其

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威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吳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為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論周廷望反覆之敗

周廷望審為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為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誥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誥之得失始決。讒人為惡，可不畏哉。

唐長興元年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於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旣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

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畱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況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

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爲朝廷計，道爲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爲全也。范延光在唐爲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爲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卽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旣行，譖之者不已，有詔

召還

論安重誨
足殺身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於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責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庭，功皆未無。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爲是，而以坐論爲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遄歸。言宰相不得久在

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若武侯身受顧託，國政在已，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爲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丁房瑄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疎，方請出總師旅，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爲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

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繫處之者何如耳？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況於君臣崇韜貪，重誨懷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屏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恃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懷，尚不能克，苟或兼

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孔子所為，蓋其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亦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

論鬻九經為
馮道趙鳳之
失

三年

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間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

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攷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攷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綱目節錄其文

也。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率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論馬希聲不信歸怨於群神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希聲不思其故。脩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怨於羣神。以無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蝨賊傷稼。皆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茂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詔獎之。

論康澄所言
常理最明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遼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

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必書矣。蝨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畀。蝨蠛之生。焉所介意矣。澄亦

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即未為民害也。故雖所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

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

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

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

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冀已復用。表請

綱目節錄其
文

論明宗不達
立子傳世之
大節

立從榮爲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旣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爲開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無功，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不

綱目全錄其

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贇等曰：吾今日決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贇奏之，帝小愈，命李從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旣七十，而諱言儲嗣，是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子之爲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

論馮趙不能
惠明宗父子
之間

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明宗授甲，父子祖孫，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

論天人合一
之理

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爲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

綱目節錄其
文

五行之說不勝其紊故其作五代史本紀書人不
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竊以其言過
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傳會失於末流若仲尼之
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
後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
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
其垂訓之大指也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
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
石退鷁宋襄被辱雨而水沐君臣繼執鸚鵡來巢

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通必明
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
爲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
爲虛文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
宋齊丘以爲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
宗知其意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
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疎之

純乎小人其爲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爲

唐應順元年
四月後清泰
元年

論宋齊丘奸
邪之情實

義也。豈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爲義爲不義。有不
力者矣。苟或劉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
幾會之際。爲人所先。豈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
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敢於朱溫。九錫之
事。況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敢之甚。則
爲鄧扈。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敏於敢。則爲董昭。魏
舒敬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
也。使齊丘果以傳禪爲不可。他日何爲請幽讓皇。
晚節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

綱目節錄其

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爲元功
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從厚通鑑無
紀附于潞王元年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
王移檄鄰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傾覆社稷。今入朝
以討之。潞王至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
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宜速草勸
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天子在

論馮道務實
之言不辭禮

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乃任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輕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馮猜間。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為相，一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棄之猶弁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所謂

文
綱目節錄其

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盧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瀛王慕顧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紿兄臂而得食，搜隣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闕府庫金帛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為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

論潞王重無
愛徵

行因以厚利啗之。又培克京師戍伐根本。是於五
難之中。重無愛徵。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唐德宗承百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
算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
剝民酬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
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人所
貿。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
不厭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明宗
非莊宗之子也。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爲
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
肱。朝無楨幹。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
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
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
出之。

新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甚迹四
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
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少懲姦賊
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
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
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

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皆稱姚顛盧文
紀崔居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

論潞王少懲
奸賊

綱目全錄其
文

論潞王惟親
信之言是用

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
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
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
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盍博訪而數求之猶
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爲首
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
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

論明宗滌
盛德之事

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
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
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
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
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
之謠蓋不知甲令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
以收人心甲令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
陽爲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

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
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滌
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吳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
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二年

論柴再用能
生心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
功而自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
也而能不矜其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吳越
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稍

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志士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

梁震不諫 高季興大辱

綱目錄其少

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苟得無耻者固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三年十一月 後晉天福元年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詬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

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酌言輕發。漏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耶。雖然。此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為之。猶不

論潞王之失不在不用李崧呂琦之言

克濟。況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悞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

論以功利謀國之禍

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誅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注氏無所從出其舉錯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已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

論龍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

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決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

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

立○趙○德○鈞○況○聞○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轅○而○北○
夕○不○待○旦○矣○唐○主○既○無○斷○執○政○又○不○替○決○固○天○亡○
之○先○禡○其○魄○乎○

清河後八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八

